

邱昌渭夫人爲歷史作證：

章亞若生死恨

——揭開「蔣太太」死亡之謎

● 周谷

邱周淑清爲歷史作證

美洲世界日報記者周玉蕊所寫「蔣經國與章亞若」，其中記載涉及當年先夫邱昌渭及余與章亞若的過從，多有失實之處。余曾將真實情節面告史學家周谷先生，承周谷先生撰寫「邱昌渭夫人爲歷史作證」一文，經余詳讀所敘一切均屬事實。欣幸藉其大筆以正聽聞，特致謝忱。

四十餘年往事，記憶猶新。每一念及經過序幕，歷歷展現目前。斯人已逝徒留疑雲瀰漫人間，致使狂妄之徒興風作浪，捏造謠言，扭曲事實，在各報紙雜誌作毫無忌憚攻訐，以達成其不可告人之目的，實爲智者所不齒。周谷先生本大無畏的精神，不辭勞瘁，廣爲搜集確切資料提供讀者明察。

邱周淑清一九九〇年元月

記者專書天馬行空

美洲「世界日報」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起連日刊載駐台北記者周玉蕊，親赴大陸分別

採訪前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贛縣縣長蔣經國的故舊部屬，及其情人章亞若生前長官、閨友，寫下了「蔣經國與章亞若」的長篇愛情故事纏綿悱惻，感人肺腑。全文已於一九九〇年元月二十日刊完，計六十二節，堪稱鉅著。

文章著重描寫年輕孀婦章亞若的坎坷身世，及與有婦之夫有「青天」之稱的蔣專員經國間的畸戀、生子、養育、身死和其娘家含辛茹苦、撫養遺孤的艱難經過；哀艷動人。文中多次提及當時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夫婦與章亞若、蔣經國間的關係。邱昌渭早已於一九五六年在中華民國總統府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任內，病逝台北，其遺孀周淑清老人高齡已九十五歲，閱讀周玉蕊根據不實資料所說涉及其夫婦處，多次憤怒的指出不知其意圖爲何？居心何在。每次言及十分激動。

專訪中有關章亞若不實之處，王琰如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央日報」所刊「從奉化到贛南的幾件往事」一文，已略有提及，專

訪第卅二節說：「屬於桂系人馬的這位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按指邱昌渭），並未隨國民政府遷台，如今生死不明，無從查訪。」四天後專訪在卅六節中說：「而邱昌渭據說曾於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并曾在政府中任職，民國四十六年去世。他的夫人及女兒現居美國。」受訪人對人物事實可能受環境影響「無從查訪」，但身為記者專訪他人後，應費點功夫去查閱有關文件，走訪有關人物，萬不可聽信一面之詞，用虛筆在「據說」中打滾。邱昌渭曾在政府擔任高級職務，在台留有檔案，查證何難之有，信筆塗鴉，令人遺憾。

專訪第四十節說：「此時，領導對日抗戰勝利的蔣中正夫婦，聲望如日中天，蔣經國奉派赴蘇聯做外交特派員，政治前途一片光明。」翻閱民國年鑑及當時有關文獻，政府從未專設過什麼「駐蘇外交特派員」怪職，也從未派其「赴蘇做外交特派員」。只有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九月四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發布命令：「任命蔣經國爲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此爲蔣經國與蘇俄發生正式官方關係開始的重要文件。一九四

五年八月九日蘇俄突對日宣戰侵入東北領土，中蘇外交陷入困境，須借重蔣特派員的長才折衝樽俎，敦睦邦交，任命蔣特派員一事當時報紙、蔣介石、蔣經國有關人員所持文件「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等文獻均有記載。

蔣經國一生並未擔任過任何類似「蘇聯外交特派員」之事，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及八月五日他曾兩度以隨員身分隨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等訪蘇，談判中蘇條約。僅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經國應蘇俄領袖斯大林之邀，以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私人代表資格訪問蘇俄，協助談判中蘇問題，並非常駐俄國，乃是任務完畢工作即行結束，原有身分即行消失。蔣經國奉令擔任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是我國內部的官職，並非常駐國外職務。東北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蘇俄藉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蠻橫揮軍入侵東北，東北仍是中國的領土，豈能說成「赴蘇做外交特派員」？做個外交特派員政治前途並非「一片光明」。蔣經國個人的成功，並非以外交特派員起家。外交部視需要過去在國內重要地點，派駐此類外交特派員甚多，沒有人像他有如此顯赫的家世，那就談不上一片光明了。

麗獅路賃居一麗人

邱昌渭家到廣西後，於一九三九年在桂林西城麗澤門外甲山村麗獅路，傍依白馬山靠山洞建有一棟西式兩層樓房自住。此屋現今仍在，已破損不堪，早已被共產黨佔了。邱周淑清老人說，一九四一年冬某日，鄰居廣西省政府建設廳陳星

吾技正太太前來閒話家常，陳技正湖南人，上海震旦大學畢業後留法學農。陳太太對她說她家所居的一列平房，已一半租與贛南來的一位年輕的蔣太太，可以略增收入，改善生活十分高興。專訪廿節說：「麗獅路的房子，是邱昌渭向一位廣西大學執教的陳姓教授分租來的。亞若在一切安頓妥當後，就由大華飯店遷來居住，直到她去世。」此租屋之說不合實情。不久陳太太又來串門子告訴老鄰居說：「你知不知道贛南來的蔣太太就是蔣經國的太太呀！」陳太太告訴她會親自看到蔣經國下榻章寓一住閉門數日。經她仔細辨認後，才證實他為蔣專員。邱家自此始知蔣專員的愛妾，借居此間。彼此雖係為鄰居但並無往來。

邱昌渭當時與蔣經國沒有公私關係，也無政治淵源。邱在廣西工作如與經國有往來也只是公務關係。蔣經國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眾人皆知的蔣介石委員長的長公子，早已在蘇俄結婚並相偕返國，蔣經國專員在江西任職期間與章亞若暗戀懷孕人言可畏，只好送往桂林鄉下隱居待產。這件私戀事對蔣專員及其父蔣介石先生及蔣家來說，事非尋常，何等重大？豈可任人張揚。這件事，何等機密，豈可當公事來辦？請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就近妥為照料，蔣專員那時候那敢託與桂系有關的人物照拂一切呢？

在情理上，蔣專員只能託付桂林市政府軍事科長兼社會科長徐君虎。徐為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之同學好友，曾在蔣專員幕中掌機要。蔣專員在奉令「清君側」後，其留俄同學好友，紛紛外調，徐君乃外放桂林。此外，在桂林任金城銀

行副經理之趙聚鈺亦為蔣青天好友。講私誼也只能託徐、趙兩人了。淑清老人說邱昌渭從未受蔣專員正式或非正式之託照料過情人。專訪廿節說她「平日交往的人士，除了受蔣經國之託，幫忙照料亞若生活的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夫婦，和邱的同道知交外，就只有麗獅路住宅的房東，一對陳姓的教授夫婦了。」完全是一面之詞難以令人置信。

蔣太太身世無人知

章亞若在桂林鄉居，生活甚為艱苦，外人多不知道這位蔣太太究竟係何許人，也沒有人去打聽她的身世。人在亂世照顧自己已有困難，何敢再去招惹是非，邱家雖與章亞若相鄰，雞犬相聞，淑清老人每日趁三輪車經章家門前到校辦公，初時也不知道新到人家是誰。忽一日陳技正太太陪著章亞若走路來拜訪鄰居，一進門陳太太向她介紹：「這位是蔣太太，今天特來看你。」彼此寒暄一陣，章亞若也提及她的個人身世，其夫在何處高就。直到陳太太親自目睹蔣經國信步走入蔣太太臥房，留居一、二日，才知道贛南的「蔣青天」降臨麗獅路了。蔣經國專員常從贛州經桂林飛重慶，往返都在桂林失蹤一、二日流寓「蔣太太」處，飲食極為簡單，多以麵食裹腹。章亞若住在桂林帶著兩個孩子，生活十分清苦，精神也十分寂寞，雖身分未定，希望總是無窮，就這樣在桂林堅持到底。

過數日，陳太太到中山中學來看邱太太（周校長），說蔣太太要請她吃飯。淑清老人推謝了



①任廣西省府民政廳長時的邱昌渭。

②邱昌渭夫婦與女兒邱肖雲（後）、邱凱雲（前）合影。



。「初次見面不便叨擾。」陳太太受章亞若之託多次前來堅邀她赴宴，她都一再辭謝了。後來陳太太一再對她說：「蔣太太新買了碗碟，菜也買好了，一定要請你賞光去她家吃晚飯。」至此，淑清老人不好再推辭答應赴宴。一天下午四點鐘下班回家經過麗獅路下車，在她家晚餐，主人章亞若，客人是兩位鄰居居和陳太太。淑清老人說，章亞若那晚做了六道可口的菜。飯後小坐一會便辭謝回府。自從認識以後，經過陳家園子時，如遇他們在庭院中乘涼，便下車前往閒話幾句，逗留數分鐘。她也從未回請過章亞若，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始終無正式往還。當年蔣專員如果真的請過邱昌渭夫婦照料，不是蔣太太先請她吃飯，應該是邱家先邀宴貴賓，並經常密切交往，才算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邱昌渭那時是官場中人，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呀。專訪第廿七節說：「她（按指章亞若）偶爾也應邱昌渭夫婦之邀去聽戲吃飯，或者乘船至風景秀雅的陽朔鄉下度假。」淑清老人說她與章亞若只是一飯之交，從無往還，遑論什麼聽戲、吃飯、郊遊，太淆亂聽聞，以為有恩於蔣家，這太不符事實了。

代尋絲被主動邀宴

對淑清老人曾協助章亞若處理竊案事。專訪第十四節說，蔣專員「又在毛夫人去世後，將毛夫人生前最喜愛的一床繡有鴛鴦圖案的灰色絲質被面送給亞若。」「章亞若視之為珍品，一直帶在身邊。後來在桂林家中遭竊，亞若著急的不得了，直到警方幫忙尋回才安心。」章亞若所租平

房，建築結構並不十分堅固安全。她一時不小心，未能把房門關好，小偷乘機偷走了她心愛的小手提箱和常用的繡花棉被。她特別請陳太太打電話急急求救說：「手提箱內雖有貴重的東西，偷了算了。但繡花棉被非找到不可，這是蔣專員母親生前留下唯一的紀念品，這是最心愛的東西，你看我怎麼辦呢！」邱太太已知失主已向警察局報案，警察局已向上峯請示，民政廳令限期破案。邱太太祇有再親自打電話給桂林市公安局周炳南局長，說道是朋友的東西，務必設法要找回來。當時桂林市公安局隸屬廣西省民政廳第三科（科長余立銘）指揮，大家都知道我國乞丐幫有一傳統陋習，任何贖物三天內不得出售，果然第二天周局長就把章亞若這兩件心愛的東西找回來送還原主。章亞若千謝萬謝說她解決了一件大心事，還送她一張雙生子的相片做紀念。淑清老人至今仍然珍藏以珍惜當年那一飯之交。

淑清老人說章家雙胞胎認潘宜之太太劉尊一為義母，是否經過正式儀式手續不得而知，不過友好都知道她是雙胞胎的義母。專訪第廿五節說：「而且，麗兒，獅兒兩兄弟還認過義母。目前住在北平的章家友人劉則智表示，他的母親劉尊一（則智從母姓）就是曾任交通部長的潘宜之的夫人，當年受託做蔣經國這兩位雙生兒子的乾媽，還贈過銀碗、銀筷給兩位義子做記念。」劉尊一做雙胞胎的義母應該是正確的。

潘太太劉尊一不是一位等閒人物。她是四川萬縣人，生於一九〇四年，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清黨她與其夫中共黨員何洛同在上

海被捕。當時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潘宜之負責主持上海地區清黨工作，一日巡查政治監獄，見何妻美麗動人遂生愛慕之心，時劉已懷有身孕待決。其夫因案處決。潘則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將劉保釋迎入金屋，同年十月結婚。兩人雖為愛情結秦晉之好，但因政見各異，經常為兩黨理論大吵特爭，長年不休，是一對政治患難夫妻。潘後與其妹劉清一同居，生有二女。劉在大陸成為「叛徒」，一九七九年十月，病逝重慶。

雙胞胎義母非等閒

潘宜之一八九三年出生於南京，祖籍湖北廣濟，原名潘祖義，早年在福建從軍，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九二〇年起在廣州佐孫中山從事軍事工作。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參加清黨，同年轉任上海「中央日報」首任社長，後隨軍入武漢，先後任漢口市長、國民黨湖北省黨務訓練所教育長兼代所長，李宗仁第四集團軍總部政務處長，一九二九年以後參與桂系反蔣活動而告政壇失意。一九三一年潘宜之與劉尊一夫婦相偕赴英留學。一學政治，一攻教育。兩人於一九三四年回國再赴廣西主持軍隊政訓工作，一九三八年潘調重慶任經濟部常務次長，一九四一年轉任交通部常務次長，並未任過專訪中所說的交通部長高官。一九四四年潘再調行政院參事，同年再調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西南分署署長，在雲南昆明主持署務。

潘宜之不幸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在昆明任

內病逝，其生前友好孔祥熙、居正、何成濬、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朱家驊、邱昌渭、劉裴、郭泰祺等二十人及中國留英同學會，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在重慶「大公報」刊登「潘宜之先生追悼會啟事」說：「宜之先生早歲從事革命，建樹殊多，抗戰以還，襄贊中樞經濟交通諸政，朝夕從公，遂致積勞成疾，不幸於九月九日病逝昆明旅次」，在渝友好特發起於本月（十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假重慶夫子池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忠義堂，追念其一生事蹟。其後劉尊一則長居重慶，一九四九年神州變色，她再也看不到她的雙胞胎義子了。

淑清老人說邱家從未接待過章亞若的雙胞胎。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左右，劉尊一曾告訴她，雙胞胎的百日慶是在潘家舉行的。至於劉尊一「當年受託做蔣經國這兩位雙生兒子的乾媽」，究竟受誰人之託也是想當然耳。如果真有受託，只有問章亞若的密友，湖北人，留俄學生劉雲卿（專訪說成是劉文卿或劉文欽均不確）了。專訪第廿八節說：「亞梅記得，小兄弟倆滿百日的那天，亞若帶著兒子赴邱昌渭家中作客，可愛的小兄弟倆贏得賓客滿堂讚賞。」錯把邱府當潘府了。

章氏病亡事後始知

章亞若在桂林一段時間，兩家毫無政治、經濟、親戚等親密關係，僅是淡淡相處的鄰居街坊友誼，邱家與之也無任何酬酢，也從未請她在家在外吃過一頓便餐。專訪卅及卅二兩節相繼說：「桂輝證實，亞若是在外出赴宴回家後，開始上

吐下瀉的。但是那天，桂輝並未隨同赴宴，她記得亞若說，做主人的是邱昌渭。」「亞若猝逝，依據桂昌宗兄妹與亞梅推斷，與她死前一天所赴的晚宴有關，那天的晚宴是邱昌渭邀集的。」這樣的「證實」，忽而又這樣的「推斷」，好像邱廳長無緣無故擺下了鴻門宴，陷害忠良，欺人孤兒寡婦，這太離譜了。

邱廳長是時在外縣視察，何邀宴之有，他也從未以公私名義請她赴宴，也從未囑家人以他的名義代邀章亞若赴宴。章女猝逝時他正行抵桂西百色縣，何來「做主人的是邱昌渭。」之說？淑清老人一再提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左右當年章亞若病逝前夕午夜來訪邱家事。向房東陳太太表示邀她同去看邱太太。陳一再勸說：「今夜太晚了，明天再去吧。」但她執意要當夜往訪，兩人走了一、二華里夜路，喘息來到邱家門前，這時邱太太正要休息，忽聞鈴聲甚急，不知門外發生何事，特囑保姆夏太太開門探視究竟，一見乃是鄰居蔣、陳兩位太太，立即迎入客室，邱太太隨即出來接迎嬌客，她午夜來訪必有要事相問或相託，使邱太太不免驚異萬分。坐定後彼此閒話家常，談話中章一再向邱太太表示年來照顧之情，此外別無相問相託之事，章泰然言笑，並無任何異狀。邱太太見夜已深沉談話已約一小時，便囑夏保姆喚醒三輪車夫，點燃車燈，送他們打道回府。車夫回到甲山村邱家時已將凌晨兩點矣。翌晨六時許，陳太太忽來電話：「不好了，蔣太太病得厲害，上吐下瀉，怎麼辦？請你快幫忙。」邱太太當即應允去學校路上，順道先來探

視。邱太太進屋探望她時，正好她安睡並無異狀，似不嚴重，並面告陳太太，有事情即告知。她甫到辦公室便接到陳太太電話，告以章病垂危，必須送院治療。她即急電桂林市衛生局，請立派醫生前往急救。待醫療人員到時，其家人已將她送廣西省立桂林醫院急診，院方將她病房全部消毒。

邱太太於當日下午四時下班後趕至醫院，恰遇婦產科楊院長夫人李主任正從章亞若病房出來，神情緊張。邱問「蔣太太病況如何？」她說：「熱度已達寒暑錶頂端，正由其弟出外買冰退熱。」李主任並囑邱太太在走廊椅暫坐，聽候病情報告。她立刻再返回病房，約半小時後出來，面帶悲感告訴邱太太：「蔣太太已不治身亡矣。」邱聞言後真是晴天霹靂，傷痛萬分，義不容辭自動協助喪家料理善後。

邱太太當即電告劉尊一及劉雲卿報告章亞若八月十五日或十六日噩耗，並請劉尊一於當晚專電賴南蔣專員，是否等他親來桂林處理喪事，回電寥寥數字「公忙奈難離職。」囑就近代為安葬儘早入土，章家喪葬費用無著，入土大事款費周章，邱太太曾接多次電話，要她設法代為章家籌措章亞若喪葬一切費用，她亦無法可想，蔣專員既未匯錢來，亦未派專人送來，這使章家及其鄰居友好，雙胞胎乾媽十分為難。邱太太在萬不得已情況下，於當晚打電話給正在百色巡視考察的邱廳長，告訴他鄰居章亞若生病，醫治及猝逝一切經過，但喪葬費無著，如何是好。其夫說：「如無其他辦法可想，祇好先由民政廳公款暫時墊

付，再行設法歸葬。」邱太太將這一決定告訴費家及其友好，均十分感謝危難時的真情道義。

邱廳長雖如此指示，但墓地何處？既不能葬之孤魂野火之處，又無錢購買墓地，爲之奈何？要找現成墓地談何容易，令人困擾萬分。章家在桂林地生疏，手中又十分拮据，蔣經國又無表示，不知計從何出。友好既不便葬之義塚羞其情郎，其間邱太太多處試問均無結果，最後試問桂林市公安局唐局長，在桂林郊區有否較好而不須付費或費用極廉之墳塋土地以安葬友人。唐考慮後告訴邱太太云市郊馬鞍山鳳凰嶺有市警局保留之警察公墓地一塊可用。當即商得局長同意准予免費使用公墓安葬，並由唐局長本人派人剋日動工挖穴備用。

蔣經國悼亡空惆悵

專訪第卅四節說得很輕巧容易，「鳳凰嶺墓地，依桂昌宗的說法，是他與妹妹及朋友決定的。」淑清老人說，她們未免太過聰明，平日足不出戶門，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就打聽出桂林市公安局尚有一塊未用的公墓地，而且她們不經當局同意就自行決定使用，真是奇哉！怪哉！一座風水絕佳百鳥朝鳳的福地，江西雖世出地師，就是請他們遠道前來，也要攜帶羅盤，在山中盤旋數日，才能勘察出何地是佳城，何處是發地啊。

墓地找妥後商得章家同意安葬是處。邱家遂向廣西省政府民政廳賑濟委員會借用大卡車一輛，裝置章亞若靈柩，事先特囑司機裝滿來回所用汽油，下午啟靈時，由劉受卿在大卡車上護靈，

另備小轎車一輛由送殯執紼者乘坐。轎車內坐章老太太、邱太太、章亞梅抱雙胞胎小兄弟併坐。車越漓江至七星岩，章老太太及亞梅抱雙胞胎銜悲換坐靈車，繼續駛往鳳凰嶺墓地安葬。靈車司機回廳交差向人談及，「你們知道今天葬的是誰？蔣經國的姘頭。」粗人說話未加修飾，太直率了。當場就有人警告他以後不要亂說，吃飯要緊。司機爲之咋舌。當時安葬章亞若時，知其事者不多，知道章亞若的秘身分者更少。豈能如專訪第卅三及卅四兩節所說，公然在廣西桂林打著「蔣委員長之媳婦」和「蔣專員的夫人」靈位安葬章亞若？

章墓修建後，蔣專員指派其專員秘書王制剛攜款到桂，將墊款如數歸還以清手續，了卻邱家一樁心事。數月後蔣專員再過桂林，情人仙去，不甚唏噓，由劉受卿陪往鳳凰嶺初吊亡人，繞墓數圈，佳人已歿，亞若，亞若奈如何，默然良久始悵然離去。

助李宗仁蔣邱斷交

在桂林時，邱廳長有一日忽接桂林市政府徐君虎科長來電話，以爲有要公請示，徐則告以「蔣經國專員明日上午十時到府上探望尊夫人，請轉告是時勿離家上班。」是日邱廳長一早照常赴廳上班，邱夫人則在家恭候，到時徐君虎陪同蔣專員漫步前來邱府問安致好，蔣專員一進門就對邱夫人深深一鞠躬，她不知所措，爲之茫然良久。兩位貴客寒暄一陣端茶辭去。事後徐科長告知邱廳長：「蔣專員感謝府上照顧章亞若母子之恩

。」邱在桂林時，家有全州名廚蔡師傅掌灶，蔣常偕友人赴邱家笑談喝飲猜拳。及至一九四八年李宗仁競選行憲後第一屆副總統，堅邀邱取代李總部章永成負責選務，至此蔣、邱失和。以後邱家避秦入台，兩人雖不若陌路，但見面僅止於禮貌無復當年熱情。邱與蔣的關係因職務故自動協助照料章亞若開始，終於應邀協助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證明政治是殘酷無情的。

回憶約在一九四三年夏秋之交，桂林因避日寇入侵緊急疏散，交通部常務次長潘宜之特令交通部黔桂鐵路局撥專用客車一輛，疏散政府官員眷屬，另電請邱廳長昌渭請就近照管專車。啟程前一日，邱太太忽接章老太太（或以章老太太名義）電話：「聽說潘次長掛了一輛疏散政府官員眷屬專車，我們可不可搭車逃難？請再幫忙。」邱太太告以不敢妄作主張，車上是否仍有空位也不得而知。車是潘次長專掛的，雙胞胎又是潘太太劉尊一的乾兒子，應該可以，並囑章老太太先打電話給潘太太，如她答應，想來不會有問題，可先作準備。戰亂之時，干戈之後，人相奔命此乃常情，當時車上早已擠滿逃難乘客，邱太太爲此再與劉尊一商量，她本人願把原給邱家的房間讓給章家老小，自己帶著兩個孩子同劉尊一及其二子一女共擠一房間，始解決章家一家老小逃離桂林的困難，淑清老人似乎還記得章家老小獨山下車。章家下車後住車站附近一小旅館，章老太太再電告章亞若之大弟時任貴州銅仁縣長的章浩若，前來接她們隨同在任所生活。以後尚未歸宗的章氏兄弟就由舅家扶養成人。

大約一年後章縣長曾託由重慶中央設計局轉致邱太太謝函一封，另附雙胞胎玉照一張以留紀念，俟後即失去聯絡，桂林一段邱章鄰誼，從此就默默消失了。

淑清老人專長教育

蔣、邱之交僅及於此，周玉蕊書中情節諸多不符事實，使淑清老人暮年含冤，痛心疾首。

邱周淑清老人字冰如，一八八六年出生於遼寧省黑山縣，其遠祖貴州都勻人，明末流寓山東，復輾轉出關謀生，遂定居黑山縣，至淑清老人已歷世十一代。清時周家隸籍漢軍鑲黃旗。一九二一年天津南開大學，初招女生，淑清老人入校就讀，兩年後，遂偕中華民國前大總統黎元洪之女黎紹芬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四日自上海同船赴美留學，淑清老人先入麻州衛斯理大學（Wellesley College），後北上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拿馬學院（Bernard College）再入哥大教育學院。在校時經民初國務院鳳凰總理熊希齡之女熊芷之介紹，認識哥大同學邱昌渭，兩人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四日在瀋陽結婚。淑清老人一九二七年獲哥大教育碩士學位後回國，先任北京培華女子高級中學校校長，後任教瀋陽東北大學。婚後多隨夫生活，任教大專院校或主持一家生計。一九四〇年蘇洵（子美）任廣西省政府教育廳長時，邀她出任多為高官子弟就學，復又非常難辦的桂林中山紀念學校校長，她的長女肖雲不守校規她處分不避親，逕予開除學籍，是一位鐵腕校長。一九四四年其夫赴渝就任新職，遂辭去校長

職務相偕前往。她大半生與教育結下不解之緣。

夫婿邱昌渭一八九八年出生於邱氏歷代聚族而居的湖南芷江，一九一九年與何廉（淬廉）同時赴美留學，初入加州波摩拿大學（Pomona College）一九二三年秋轉入哥大研究院學習政治科學，一九二六年又獲清華大學獎學金，得以專心向學，一九二八年獲得哥大政治學博士學位後返國，初應東北大學校長之聘出任教授，一九二九年轉職外交部駐漢口特派員公署。以後數年邱來往於瀋陽、北平、南京之間，先後任教東北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及外交部情報司長。

一九三五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人銳意革新廣西時政，特延攬省外公卿文人邱昌渭、朱佛定、軍人劉斐、潘宜之等赴桂參與帷幄和戎機。邱氏初任李宗仁總部高等顧問、秘書長，茲後相繼再改任廣西省政府秘書長、教育廳長、民政廳長，一九四三年再回任桂省府秘書長，次年奉調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始學案由桂遷渝。一九四九年出任代總統李宗仁時期總統府秘書長，邱家後隨政府渡台。不久改任國策顧問，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成立，兼主任委員陳誠親赴邱宅邀請，乃出任該會秘書長，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病逝台北。邱昌渭是一位謙謙君子，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夫婦倆人至誠待人，胸襟曠達，樂天知命。

邱家掌珠肖雲早於一九五〇年由香港搭船赴美，而後讀書、工作、結婚、養育子女，肖雲自幼常率群小（小時同學）稱王稱霸，人多稱「總

司令」而不名。現仍居美國加州金山附近。二女早殤。三女凱雲自台中東海大學轉入美加州大學獲有多項碩士學位。淑清老人於一九六六年移民來美依凱雲為生，定居於馬里蘭州濱海大城巴地摩郊區。她是筆者姑母，來美後常由凱雲陪同來寒舍話家常，溫和親切，使人如沐春風。

九五高齡耳聰目明

老人今年已高齡九十五矣，記憶甚好，耳聰目明，言語清晰。尤可貴者，身體硬朗，步履仍甚矯健。她每次來舍間時，總愛坐初來時那張長椅老座位，用餐時愛坐飯桌最邊一個座位。如有稀客先至，定讓賢以待長者，她態度一向不多言，十分受人尊敬。她尤喜與我聊天擺龍門陣，連續數小時樂而忘倦。其女凱雲常對我們說：「媽媽只喜歡與你們閒話，就愛到你們家來，不吃坐談談也很快樂。」我則反問一句：「這是啥子道理？」「沒有什麼奇怪，媽媽說的事，你都知知道；媽媽說的時人，一時忘記，你就會補上來。她怎能不喜歡你。」其實長者多喜道當年舊事，而我又偏偏多少知道上下幾千年，中國一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英雄豪傑以及國共兩黨政爭人物事跡，可以為姑媽助興。她來時總常問我讀了些什麼書，有什麼心得，寫了什麼，有何文字發表，有時還要拿給她看。她愛聽我說四川龍門陣，我則喜聽她細說當年政壇秘辛及風雲變化。最近七、八年來，她來舍間，經常談到蔣經國婚外私戀章亞若，而她與章女有一飯之交的短暫經過，娓娓道來，十分動人。「世界日報」此

蔣經國情婦章亞若女士遺照



次長篇連載蔣章私戀事，淑清老人每篇都仔細認真詳閱。她對文中根據不實資料，涉及其夫婦處，斥為捏造、子虛，無中生有，淆亂聽聞。

不過淑清老人對雙胞胎至為關懷，認為他們自幼失去母愛。想起他們的母親一生坎坷，不免悲戚，既不能再奉養，又不能親赴桂林鳳凰嶺百鳥朝鳳靈地為慈母掃墓，內心的苦痛可想而知，人總是有感情的，孝親尊長是國人的美好傳統，何況對親生的父母呢。

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後，很多有主和無主的墳墓以及民國要人、名人的墓園，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一片北風蕭瑟之際，出現「松柏摧為薪，古

墓型為田，白骨壘壘無人收，孤魂野鬼聲啾啾」的慘景。近年來中共為特定目的，忽發菩薩慈悲心，講求孝道，重尊國人慎終追遠的古老文化傳統。只要在民國史上略有聲名的人，莫不受恩受惠，修其墓園，蔭其子孫，靈骨塔、衣冠塚、空棺塚先後添建興修，以追念民國死難亡魂。

蔣專員愛妾章亞若女士之墓，早已在桂林鳳凰嶺下成為無主孤墳，墳前沒有墓碑，也無「后土」。四十多年來，每臨清明時節，墳前沒有一束鮮花，沒燒冥紙，沒有人叩頭，更沒有人去加添一抔黃土，只有荒煙蔓草，白雲悠悠來安慰這位受桂林當局配祀為「近代名人」(專訪第一節)的孤魂。

中共於一九七九年曾一度考慮重修章墓不果，近年來桂林市政府又特撥專款為蔣氏愛妾修墓。章氏兄弟困於政治環境，一時不能重臨出生舊地，親掃其母陵墓。一九八九年初章氏兄弟曾託人赴桂林代修其太夫人墓園，桂林市文物工作隊受僱進行整修工程。同年十一月初動工，月底完成，了卻兄弟兩人一段哀哀之情。

章氏兄弟了無憾事

「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記載「章孝嚴先生，江西南昌人，民國三十年五月二日生。」但一九八八年台北「遠見雜誌」四月號刊出他自述兄弟兩人身世時，很悲戚地說：「我不知道母親去世的真實年紀，大概接近三十歲。我也不確切知道自己到底是那一天、那一時辰出生的。」這就是說他們的出生時日，可能是外家入境台灣時代

為填報的。一個人不知道父母是誰的孤兒，是人生一大悲哀事。在從前科舉時代，墳不上自己三代或三代俱不可考，就休想入學中學。現在社會開放，雖然父母不詳，仍然可以入學為官。世界上很多父母不詳或父詳母不詳或母詳父不詳的人，窮年累月踏破鐵鞋，不斷尋找他們的生父或生母。無父無母，上無以對祖宗，下難以待子女。精神上平添悲愁。為人父母者也在尋找失散孤難，父子母女骨肉相連，豈容分割。從古至今這類悲慘事，每逢戰亂烽火之時，不斷重演，成為文人雅士留下錦章佳句，動人心弦的最佳題材。

一個人不確切知道自己究竟「到底是那一天、那一個時辰出生的」，也是人生一大憾事。章氏兄弟所幸已弄清楚他們的父親是誰，已是一大幸事。至少了卻平生心事。老報人王康當年適在桂林工作，與淑清老人一家在桂林往來，迄今數十年友情如昔。一九八九年他看到「世界日報」有關專訪後，曾告訴她一些有關章亞若的事。

章亞若當年在桂林以軍眷「蔣師長太太」身分入廣西省立桂林醫院待產，章氏兄弟確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旬出生於這家醫院中。王康的長子王士正稍後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在同一醫院出生。當時兩位夫人差不多同時同住一院待產。如果要知道何日何時正確出生，中國君平之術有解決方法，可將個人一生經歷遭遇找一位半仙花點時間即可推定無誤。章氏兄弟之母確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或十六日病逝桂林，應無錯誤。盛年凋謝，紅顏薄命，無不令人惋惜。這一段私案可從此暫時了結。